



歐  
遊  
散  
記

■ 開明文學新刊 ■

# 歐遊散記

王統照著

# 歐遊散記

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初版

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四版

每冊定價國幣二元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代表人范洗人

著作者

王統照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108P.) W

歐

# 目次

|                 |    |
|-----------------|----|
| 旅途·····         | 一  |
| 華僑教育之一斑·····    | 一四 |
| 「拉荒」·····       | 二三 |
| 三位黑衣僧·····      | 四五 |
| 失業者之歌·····      | 六三 |
| 廚子的學校·····      | 七六 |
| 工人與建築師·····     | 八六 |
| 荷蘭鴻爪·····       | 九五 |
| 一 夜車·····       | 九五 |
| 二 亞姆司特丹之初旅····· | 九八 |

|   |            |     |
|---|------------|-----|
| 三 | 王宮與博物院之名畫  | 一〇四 |
| 四 | 起重機之林      | 一一二 |
| 五 | 鄉人一夕話      | 一一六 |
| 六 | 古墓頓        | 一二四 |
| 七 | 柳岸花村       | 一三一 |
| 八 | 愛丹         | 一三五 |
| 九 | 兩個異樣的漁村    | 一三八 |
| 十 | 海牙一瞥       | 一四六 |
|   | 附錄一（新詩七題）  | 一五七 |
|   | 附錄二（舊詩十二題） | 二〇一 |
|   | 後記         | 二二一 |

## 旅途

除掉幾位一同由上海來的熟人之外，所有的旅客都是一樣陌生的面孔。經過兩天甲板上與吸煙室中的交談後，各人的職業與遠行的目的地多半都能明瞭。自從意大利郵船開闢了到上海的航路以來，中國向歐洲去的旅客搭較為迅速的意船比乘英法船的日見增加。這一次在同等艙中中國人便有三分之二：公費私費的學生，各省專派去調查實業教育的職員，商人，很熱鬧，每到晚上言笑不斷，又是旅途上初遇，到遙遠的地方去，自然有點親密。

正是船抵香港的頭一天，晚飯後，三三兩兩在閒談着些不著邊際的話。有幾位是往南洋去的，一定在新加坡下船，很高興說：「路程已經一半了，可是你們還早得很。」是的，即到新加坡還不過海程的三分之一，心裏惦记着印度洋的風濤，又回念着國內的家庭，

戚友，與各種事件，任是誰難免有茫然之感！

雖然船上的飲食頗爲講究，一想，早哩！常是那樣的西餐便不禁有點悵然，但我在這兩天裏反感到心緒漸漸寧貼。因爲這次的遠行曾經挫折，雖是從年前就計劃着，中間因爲旅費與其他問題已決定不能成行，啓行前的十幾日，忽有機會可以去了，便重新辦理一切：護照，行裝，以及說不清的個人的事務。直到上船的那一晚上爲止，身體與精神沒會得過一小時的安閒。雖是陌生的面孔，雖是遠旅的初試，但一想這是暫時擺脫一切，去看另一樣的社會，反而覺得十分暢快。除了喫飯洗浴之外甚麼事情都不忙迫，比起未上船時的情形，勞逸，躁靜，相差到無從比較。又幸而風浪不大，躺在椅子上對着白雲，滄波，甚麼事都不多想。

凡是旅客們大概都耐不住長時間的沈默，總歡喜彼此閒談。燈光下各人找着談話的對手，海闊天空地談着種種事。當我從吸烟室穿過時，看見一個學生服裝的瘦弱青年獨自據了一張方桌，孤寂地坐着，不但沒人同他說話，那張桌子的三面完全空着，並無一

個人坐的與他靠近。在滿屋高談聲中顯見得他感着過度的寂寞！我便坐在他的對面，彼此招呼之後，我們便開始作第一次的談話。

「那裏去——南洋麼？」我猜着問他。

「是，南洋，新加坡，先生往歐洲去？」

他的話不難懂，然而並不是說的官話，從語調中我想他是江蘇的中部人。

「你是那省人……看年紀很青，到新加坡有甚麼事……」

他的微黑的臉上現出淡淡的苦笑來，「先生，不錯，我纔十八歲，家住在江蘇的江陰」，  
「啊，江陰，那不是與清江對岸的地方麼？」

「那是小縣份。我去新加坡找我母舅——他在那邊的華僑中學裏教書」

他的言談從容，態度沈靜，雖然不免有一層陰鬱的暗雲罩在臉上，然而無論如何，能看得出他是一個受過好教育而無一點浮誇氣的青年。

「那末，你去……」



「去，是他——我舅舅寫信叫我去的！因為我去年夏天在縣裏的初中畢業，再升學，不能閒着又怎麼了。家道呢，原是種田的人家，不過自從我父親前些年死去之後，便把田地租與他家，——自己種了，喫飯還能够維持，可是我舅舅來信說：年輕，在鄉間儘閒着也不是事，叫我去到他那裏想法學點英文，好幹小事情。」

「家裏還有多少人？」我對這麼誠懇的青年便不客氣地詳細問起來。

「一個姊姊出了嫁，現在除了我就是我的祖母與我的母親了！」他呆望着門外夜濤的眼睛中浮動着一片泪暈。

「啊！祖母，母親，連你纔三個人，真是太清寂的生活呀……」我對答着他，即時也記起了自己在童年時代家庭中的情形。

「唉！她年紀快七十歲了……我祖母，自從先父死去，她越顯得老了，不到一年頭髮便全變成白色……我母親也有病，幸而她纔四十幾歲。先生，我這次出來……」

他要說下去，或者覺得是有點兀突吧，便把話停下來，一隻手撫摸着桌上的咖啡色

的薄絨桌衣。

「我曉得，我也是自幼小時便沒了父親的人，不容易，想來你這次出門還是第一次？」  
「頭一次離開我的家鄉，先生……不是有我母舅在那裏，我母親是不會放心我去的。我走時費了不少的事，湊到二百元錢……」

「幸是你家中還來得及……」我雖然這麼說着，可是正在想像中繪出一幅這青年遊子臨行時與那兩位孤苦的女人在門前泣別的圖畫。

「唉！現在甚麼都不容易換出錢來，米價又那末便宜……可是二百元到上船時便只餘下不到六元了……」

「江陰到上海路不遠，做甚麼化費去？」我疑惑地問他。

他見我頗爲關切，便把在上海時託人辦護照化去一百數十元的事詳細地對我說了。原來他是頭一次到上海，又沒有一個可靠的熟人，護照怎麼辦法，他毫無所知。不知如何轉託人說是得往南京去辦，於是那代辦人的種種費用都有了：路費，衙門中的化銷，喫

飯，汽車……及至護照到手，這青年的學生卻把由家鄉帶去的錢用去多半。這無疑是上海流氓的生意經之一。本來護照由上海市政府可辦，何須一定往南京去；更那裏有如此高價的護照費。我聽完後不禁再追問一句：

「那時你到寰球學生會去託他們辦也不至如此喫虧。」

「我不知道這個會，因為我對於那麼大的上海是毫無所知呀……」

他緊接着把眉頭皺起，聲音也低了好多，「以外便是旅館費，買船票，做一身白色粗嗶嘰的學生服……好歹能够到新加坡吧。上船後……現在還剩下五元與幾隻角子。」

「過了香港再有兩天便到了，船上不用化錢，你儘管放心！」我只得這麼安慰他了。但是……明天一早到香港，我聽沈先生說，可以發電報去，到南洋時有人接。我也記起來了，從上海走時並沒給我母舅一封信——其實寫信也來不及，他不知道我那天準到，坐甚麼船。先生，在上海我已經是甚麼不懂，外國人的地方——新加坡，如果我母舅不來接我，英國字我只認得幾個，廣東話講不來，而且我母舅教書的學校是在新加坡市

外的芙蓉，聽說還得坐兩點鐘的火車……這不是困難的事！我下了船一個人不認得，一句話弄不清，又沒有錢……所以我母舅不來接我，我真是一點法子也想不出來……地址我這裏有，據沈先生說，打一個電報去得合四元多的大洋，下船時又得給外國茶房幾元，我愁得很，那裏想到以為上船後便用不着甚麼錢了。」

「是不是要往巴達維亞去的沈先生？」

「是呀，我與他住在一個房艙裏。」

沈先生是一位四十多歲的教育家，他曾在江蘇與別省的中學有十幾年以上的教學經驗。這次也是由新加坡上岸轉往荷屬南洋的華僑學校任職。從他的沈靜的態度與懇摯的言談上，我便知道他是個良好的教師。在頭一天我同他談過一小時，所以這位青年學生提到他我便知道了。

「出門的人錢是一時也不能缺少的，何況你這次的出門太不容易……好吧，我上船時還有幾塊現洋，本來預備在香港或有用途，這一會我下去取來送你，可以够打電報

的費用都是爲客的人，能够相助的，你也不必客氣了。」

「先生！」他的眼睛裏泛出感動的光彩來，「謝謝你！我甚麼不說了……請你給我一個地址。」

他從衣袋中掏出筆記本來要我寫。

「不，我到歐洲去還沒有一定的住址哩。」

他又要把家中的地址給他，我寫好，他把筆記本慎重地裝入袋中，接着問我往歐洲去的目的，同行的人數等等話，無論如何，他現在覺着快慰得多了。

回到艙裏取了一張五元的鈔票，——這是我上船時除掉把錢兌換成匯票外的零餘。——重到吸烟室中送與他，他誠懇地接了，只說：「日後總得兌還先生！」

這時已經快十一點了，室中人漸漸散去，這位學生也回到他自己住的房間中與沈先生商量明天打電報的事。

與這位初次嘗試到流浪於旅途上的青年談過了「一夕話」之後，我在甲板上靠

着船舷，靜謐中引起我的回憶與想像。

誰沒有一片真純的愛子的心！何況是從幼年時失去了父親，爲了期望這孤苦的孩子長大，飲食，提抱，當然費過那不幸母親苦痛的心血。及至十幾歲以後，便不能不爲這青年人的將來打算，無論怎麼說，在社會制度還沒達到兒童公有與廢除家庭的階段，即使是一個愚笨不過的婦人也眼巴巴地望着她的孤兒能够成立。不必希望他是甚麼了不起的人物，「不要下流了，好好地做人，」她纔覺得對得住自己的苦心。尤其是中國的家族制下被壓迫的舊婦女，假使不幸死了丈夫只餘下幼小的孩子，這「寡婦孤兒」的苦況不是經歷過的人怕不容易想像。也因此，受着這樣磨難的母親對於孩子比一般處境安樂的婦女便大不相同……

這繆姓學生的家庭狀況，雖然他對我只是淡淡的述說幾句，恰如讀到真情流露的詩歌，我是能體味其中的苦趣的。她——他的母親，能以湊備旅費打發這十八歲的孩子單個兒向南洋跑，情願在鄉間陪伴着那殘年的老婆婆過苦難的日子。想想她給他裝辦

行李時間的滋味；想想她在初黃的柳枝下送孩子第一次遠行時的泪眼，她心裏藏着些甚麼事？期望這孩子的將來——那一點真純的愛子心腸如何發遣？……現在呢，她大概在牀上做着一個憶往的夢境吧？大概暗暗祝禱着她的孩子身子很健適，意興很活潑地到了自己的兄弟的住處吧？

我替人設想着，同時記起我在幼年頭一次出門時那一個下午的光景。

已經是二十幾年前的事了，但我沒會忘過，而且每一次想起如同展開一幅色彩鮮明的繪畫。自然，前若干日便有了出門的計畫了，可是直到那一下午，我母親並沒與我說過幾句關於出門的告語。那正是十月初旬的晴明的秋日，大院子中的日影從東邊落下來，漸漸地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磚地上映着斜陽的明輝。一隻花貓在門檻旁邊，懶散地擡起前爪蘸着唾液洗自己的面孔。階前的向日葵——那碗大的黃花正迎風微動。我的祖母——她是子女都已過世的老婦人了，現在只看着我與三個姊妹在我的母親的面前——吸着長烟管，正在與我母親說話。我在廊簷底下走了幾個來回，覺得像有些心事，

知道今夜須早早動身，好趕距離七十里路的火車。關於應帶的行李自己不知道收拾，母親與一個老僕婦，還有一個女孩子，從昨天便給我預備好了。有人送我到那個大城中去，走路也用不到自己費心。但我缺少甚麼呢？想不出來，久已希望着到外邊去的志願已經達到，然而在這臨行的頭一天，幼稚的心中彷彿填上了不少的沈重東西！

捱了一會，踱到屋子裏，在光漆的方桌一側站住，沈靜地不說甚麼。她們看看我，把談話中止了。早烟的青圈浮在空中，迸散了一個再現出一個。還是坐在椅上的母親慢慢地先說了：

「你的行李都已交與貴林了，他從前走過很多的路，錯不了。到省城去，有甚麼事不懂的問你大哥……」

原來我的堂兄那時正在省城的法政專門學校讀書，還有幾位同族的兄弟也在各學校裏。

她停了一會，看看我，又說：



「你走了，你妹妹們還請先生教着她們上學，她們……小哩……」

以後她不再說甚麼了，類如自己當心呀，天氣不好穿脫衣服與飲食的注意呀，我母親在我頭一次遠去的時候反而一個字不提，就止是那幾句慢慢說的話。

就止是那幾句慢慢說的話——對一個孤苦孩子頭一次離開了自己說的話……然而我那斑白頭髮的祖母已經把臉低向着雕花木格子的牆角了……話再不能多說下去，我低頭答應了一句：

「放心……我知道了！」

回憶起我比這個學生還小四五歲時自己頭一次出門的況味……他更是孤單，從家鄉中跑上往外國去的路，比自己來又如何呢？

天空中星光閃閃，遠送着這隻輪船向天涯走去。深夜的暗濤載了許多人的希望與悵鬱，隨時默化於他們的心底……浮動於他們不同的幻夢之中！

第二天的下午，我在船面上的起重機邊又遇到了那個繆姓的學生，他笑着說：